

長春 叢書

迎春紅



長春 丛书

迎 春 紅

王文奇 許洪翔 著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1960·長春

內 容 簡 介

“迎春紅”是篇小說。

作品中的迎春，是个走在生活前面的先进妇女。她积极为群众办事，群众相信她。公社化后，她被选为食堂的管理員。迎春的婆婆八寸大孀，思想守旧，总想把儿媳拴在家里，操持自己的小家务。

作品里通过迎春和八寸大孀的斗争，展示了人民公社的优越性，人民公社化帶給人們精神面貌的变化。

长春丛书

迎 春 紅

王文奇 許洪翔 著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(长春市北京大街) 吉林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号

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書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1 1/2 字数：24,000 印数：1—20,000册

1960年4月第1版 1960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統一書号：10091·373

定价(6)：0.15元

迎 春 紅

王文奇 許洪翔

春天，鳳凰嶺下，香水河上還跑着冰塊，嶺上的映山紅就紅灿灿地開放了。遠處看，象一團團火在那淺綠淺綠的坡頭上燃燒着，越燒越旺，春天也就一天比一天濃了，人們管這種花叫“迎春紅”。屯里有個年輕的媳婦，她就象映山紅一樣迎着早春開放，她在集體事業里總是走在前面，偏巧她的名字叫迎春，所以，人們也給她起名叫“迎春紅”。

建國那年，迎春才十五歲，可是，哥哥參了軍，用迎春的話說：哥哥給咱窮人打天下去了。於是，她就頂替了哥哥。在外邊，開會、見首長、趕集、種地，樣樣都頂一個；在家里還要做些針縫刺綉姑娘家的活計。就這樣，一年一年的，她模樣，出落得丰满俊秀；她思想，鍛煉得亮晶晶，紅堂堂；她的活計，十里挑一，插秧、鋤地，綉花、編簍，做起來，又有勁，又靈巧，又細致。南北二屯真是有個响当当的名聲。

迎春現在已經結婚了。她的婆婆八寸大嬌在迎春婚前就到處訪探着迎春的為人。她聽說，搞互助組那時，屯里有些男子

大丈夫都沒拿定主意，可迎春主意就正，扛把鎬頭就跟着几个互助組領頭人干活去了。互助組办起冬學，她參加，字虽然認得还不多，可兜里总揣着小人書。知道一些新鮮事，“在妇女群里就宣传，她說：“中国妇女快象苏联大姐那样啦，跟男人一起劳动，一块儿給国家做事情。”說得屯中的一些年輕的姊妹們心里就象长了翅膀，象要跟着迎春的話飞了起来。大伙愿意围着迎春轉，跟迎春学，可是，大家就觉着赶不上迎春。成立高級社那咱，对这样一件大事，很多人一时不明白，迎春就跑到区委会去了。区委書記詳詳細細地对她講了，农业合作化的道路，是毛主席給全国农民指出的一条光明大道，走上这条大道，人民的生活就象起早上山一样——越上越高，越上越亮。……迎春从区委会跑回来，牵着家里那匹菊花青大驢馬就入了社。然后她就把区委書記的話对大伙講了。大伙一听，道理这样清楚，迎春又把馬牵到社里了，还說什么，姐妹們都欢欢喜喜地入了社。

在社里，迎春跟太阳比赛，起大早吹哨子，招呼妇女們下地。……

听說要有这样一个儿媳进家来，八寸大嬸的心里也喜孜孜的，脸上也添了光彩，从前，她不爱到人前人后去轉，現在也常到人前去走走了。有人說：“你那沒过門的媳妇还是个团員嘍！”八寸大嬸笑咪咪地不出声，心想：凤凰岭上沒見過凤凰，我家倒要飞进一只活凤凰啦！

迎春过門了，就在举行婚礼的那一天，人都散了以后，八寸大嬸故意把迎春叫到面前讓迎春給她装一袋烟，把迎春的头脚上下看个够，虽說是住在前后屯，以前也見過几次面，可是

八寸大孀总觉着看不够。

当天晚上，八寸大孀的脑子里转动着许多心事。她想到，二十五年前，她从死去的丈夫身旁，操起镐头，拉扯着孩子，用她那两支八寸大脚，在飢寒交迫的年月里，走过多少不平坦的人生道路，虽说没有绊倒她，没有淹没她，可直到解放后，才过上个一年比一年美满的好光景。然而她觉着心里不满足的是：家里空荡荡的缺个媳妇，没有媳妇还能算个家吗？没有媳妇我能当个婆婆吗？当不成个婆婆，我这个家业不是白白积累了吗？

这些念头经常在她的脑袋里糊里糊涂地转动。可是，今天晚上媳妇已经进了门。她睁开眼睛看看这个屋子，窗外正有一盘大月亮，透过玻璃窗照进屋里来，屋里的轮廓清清楚楚，和往日一样，可是，她就觉着完全变了，变得就象迎春那张做新媳妇的脸孔一样：新新鲜鲜的。八寸大孀这天晚上心满意足的睡着了。

过了几天，八寸大孀兜里揣的那个四寸长短的大针线口袋掏出来了，换上了一个绣着“蝙蝠奔松”的天蓝色手帕，干活常扎的那条紫腰帕解下来了，扎起那刺着红脚白鹤的青围裙；不跟脚的四季鞋也扔了，穿上了连青帮都纳得密密实实的闪沿大鞋，两只大脚更显眼了，走起道来咯噔咯噔的更加精神。从前，跟儿子俩吃饭，锅台、柜盖、炕沿，没有个正经地方，那里得便就在那里吃，自从迎春过来以后，不论吃食好与坏，总得放张炕桌，她还愿坐在炕里，虽然两腿盘得发酸，心里还觉着舒坦。

迎春有了孩子以后，八寸大孀越觉着子媳满堂了。她愿意抱

着小孙子坐在大門口的木墩上做活計，一边儿左一眼端詳她那三間鑲着玻璃窗的大平房，右一眼端詳她那石头垒的鴨子窩，回过头来，那座树枝夹的小菜园又在她的眼皮底下了。若是这工夫正赶上迎春从屋里走出来，拉开仓房的門去舀米，門上的鈴当唧唧响了几声，八寸大孀觉得看了这种情景，听了这样声音真是修来的福份。

迎春过門以后，社里的活計照样干得好，家里的活計也摆布得井井有条，八寸大孀实觉称心得意。

八寸大孀越看媳妇越象只凤凰，她自己头脑里的小天地也越来越窄了。她門旁有一棵老柳树，近来，她总觉着它象棵梧桐树了。迎春在外边的工作和人們的夸奖，她很少去探問了，她心里自己对自己說：“那些事跟我没有什么大的瓜葛啦。”她一心只看到迎春在家里的活动。她也只是搜罗一些迎春在家里的长处，到处去夸口。她常对人說：“我那儿媳，我可說不出个不字来。人家做出那活計来，真是双眼四皮，水凌凌地好看，咱們可不敢夸口，亲生的闺女比不上人家。”

八寸大孀嘴里夸着，心里就想：往后讓迎春多在家里待着才好呢。話里話外就帶了出来。

八寸大孀說：“咱們这个家自从有了你，活翻多了，你女婿上了鉄工厂，我又上了年紀，这家就得你多經經心啦！”

迎春答应說：“知道了，媽。”

迎春就把仓房、賬目，家計預算都掌握起来。她还照样风里雨里欢欢实实地在生产队里干着活。

过了些天，八寸大孀又想：用一条什么綫能把媳妇拴在家里呢？

迎春把婆婆的心思看得明明白白，她心里好笑：这老人的脑瓜可到底是够旧的了。她想，我先顺着你来，看你有什么法子把我纏住。

八寸大孀拉出一条綫来，她說：“哎哟哟，媳妇呀，快立秋啦，还不給你女婿做双鞋捎去。”

迎春答应說：“是啦，媽，我做双鞋給他捎去。”

迎春手巧活熟人勤儉，早起下地把活計帶在身上，歇气时就拿起活計做一陣儿。八寸大孀眼巴巴地盼着能把媳妇留在家里磨磨蹭蹭地拈底子呀，做鞋帮呀，然后她在旁边說着話儿，指指点点，尽个婆婆之道，那該多舒坦啊！可是，她万沒想到，沒有五天的工夫，她正要想埋怨迎春不快做鞋，迎春把一双青帮白底的男鞋做好了，还給女婿写了封信，念給婆婆听。八寸大孀一看鞋做得板板正正，信写得头头是道，心里想：这么能耐的媳妇，若把整个的精神都用在家里，我这个家可就更风雨不透了。

后来，八寸大孀又拉出一些纏脚的綫，千条綫，万条綫，都讓迎春这双智慧的勤劳的手扯断了。

每天早晨，迎春叫一声：“媽，我走了哇！”八寸大孀四周一看，鍋上灶下，干干淨淨，没有什么可以扯住迎春的理由，她只好呆呆地叹口气，然后把小孙子抱起来，从屋里到屋外，从鴨架到仓房，仔仔細細地品評着，从中挑剔着迎春的毛病。

人民公社成立后，整个的凤凰岭下，大小村庄，人們欢唱着，紧张的劳动着，农村中，工厂、电站、医院，突飞猛进的建設着，这时候迎春真是如魚得水一样，公社里指派她做什么，她总是干得那么好，干得那么快，可是，自己还觉着干得太



少。

在公社，人們披星戴月亮，迎春也一团紅火似地干着活。迎春，这有名的“迎春紅”，逢上这样大好的春天，她就更紅紅的灿烂地开放了。她心里时常想：人民公社这么大的气魄，保証能把婆婆教育好。有时迎春就試探着对八寸大孀說：“媽，赶明个咱們家快成了公社之家啦！”八寸大孀一听，心里一咯噔，烦躁地哼了一声。这样以来，八寸大孀鴨窩的开关得就有点不应她的时辰了，仓房上的大鈴当也靜悄悄地垂挂在那里，很少依着八寸大孀的心思当当地响了。

这以前，当八寸大孀坐在門口的木墩上，左右地看着她的鴨窩、鑲玻璃窗的大平房、小菜园，迎春从屋里走出来，拉她的仓房时，她喜欢地想：这真象是一幅画似的。可是，近来媳妇在外边的時間越来越多了。八寸大孀心里发慌了。她当着别人又一遍一遍地說：“沒有媳妇还成个什么家哩！”她自己坐在木墩上想，越想心里越煩惱！

整个公社的生活就象大海一样，那么寬闊，那么翻騰，而八寸大孀的家就象一个小小的海湾，大海的浪涛已冲进了这小小的海湾，迎春就象一只快速的船艇一样，开出海湾，要乘风破浪地前进了，而八寸大孀象是一只锚，在笨手笨脚地抓住海底，一場激烈的斗争就在这海湾潮头的地方开始了。……

二

一天晚上，迎春乐孜孜地从会场往家走，心想：食堂要不整顿，深翻地还得落在后面。大伙都一心扑实地让我当炊事

員，那还有什么說的，可有一宗啊，这回婆婆更不能是滋味啦。想着想着到了家門口。

迎春和往常一樣，明知婆婆不能樂意，可她仍然抱着送喜訊的態度對婆婆說：“媽，大伙都推選我到食堂當炊事員，明天就上班！”

八寸大嬸正抱着小孫子，一聽這話，“啊！”了一聲，再沒接着往下說。迎春一邊接孩子一邊看婆婆，八寸大嬸露出了比哪一回都更不快活的臉色。迎春也不出聲，就等着婆婆下面的話，她知道婆婆是沉不住氣的。果然，不大一會兒，八寸大嬸就沉不住氣了。絮絮叨叨地說開了。她說：“食堂那事那么好干，王老五人家還是輕手俐腳的單身漢呢，聽說給裁下來了。我看那么大的飯班子誰也頂不好。那么老多人，咸了，淡了，生了，爛了，七嘴八舌的，那些閑話你能聽得進去！”

迎春一邊奶着孩子，一邊說：“媽，王老五怎么能是裁下來的呢？從明天起，咱們管理區動員大批人力搞深翻，讓土地來個大翻身，王老五到第一綫當組長去了。”迎春不緊不慢地，“將”了婆婆几句。八寸大嬸沒有出聲。迎春接着說：“媽，入高級社那咱你還說過呢，‘樹大分枝，產大分家，如今沒有個整好。’後來，你咋常說，‘沒有高級社咱家不能象如今這樣’呢？春天修水庫你也，……”迎春說到這，看婆婆的眼睛直勾勾地出神，手里烟袋的銅鍋早就裝滿了，還一捏一捏地往上裝烟面，她沒有再說下去。

八寸大嬸的腦子里想起迎春在春天修水庫時的一些情景。

春天，辦倒了富裕中農范黃烟，以後，人們奔社會主義的勁頭更足了。有一天，鄉黨委召集四個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生產

組長以上的幹部開會，討論修水庫的事。秀水社的幹部說：“修水庫可和咱們合修中學校舍不一樣，修校舍來個大協作，什麼問題都解決了。修水庫，下游得利，上游淹地怎麼辦？串地離屯太遠，給補糧錢又成了剝削。”人們正在爭執不下的時候，迎春小聲地向香水河子生產隊長老鄭說：“鄭大叔，四個社合到一塊不好嗎？”老鄭一聽，興沖沖地站起來說：“迎春提個意見，說四個社并到一起，問題不就解決了嗎？”以後，鄉黨委仔細地研究了這個意見，批准四個社合併，叫先鋒社。吵吵了多少年沒修成的水庫開始動工了。

當時八寸大嬸聽說這個主意是迎春出的，心中也覺樂孜孜的，光彩滿面。可是，當迎春領着婦女去修水庫時，她就總覺着家里象丟了点啥似的，心里又埋怨開媳婦，不該不知天高地厚的亂出主意。她想，等有人說了她閑話就好了，這媳婦不碰南牆不回頭。可是，後來事實證明，八寸大嬸不但沒有聽到半句講迎春的閑話，相反的，倒是听了滿耳朵說迎春的好話：迎春看得多遠啊，迎春多有心胸啊！

想到這里，八寸大嬸抬頭看看迎春，迎春的手里正拿着一份報紙用心看。八寸大嬸心里的話沒往外說：你看得遠，你有心胸，你的眼睛，你的心淨往外使啦，這又上食堂，上了食堂，整個身子不是淨得拴到外邊哩！

迎春看出婆婆這時的心情了，她想：這是個節骨眼兒的時候，無論如何不能松勁兒。

八寸大嬸的攻勢開始了，她狠狠地抽了口旱烟，眼睛不看迎春說：“你上了食堂，咱家這份飯呢？”

迎春笑嘻嘻地說：“媽，勞動勞動你。上食堂去吃個熱呼呼

的飯不更好嗎！”

八寸大嬸說：“食堂里那麼多人，張口就吃飯，我可吃不慣。”

迎春想了想說：“媽，聽說你和李家嬸子年輕的時候在一起挖過野菜，一起受過苦，人家在食堂里一天歡天喜地吃着飯，喜不盡的喜。媽，你偏戀着咱這個小家；你到外面去看看，那樣不比咱這個小家好，將來你陷在這個小家里，什麼新鮮事都知道了。”

八寸大嬸聽迎春這麼一說，心裡覺着怪委屈的。她嘴不說，心話：我顧這個家，你知道這個家二十多年來我怎麼經營的。看樣子好象為了我，其實我還不是為了你們！你還來這樣排場我。八寸大嬸心裡委屈，眼睛裡就差一點落了淚。

機靈的迎春立刻看出這種情形，她表面上象是退了步，實際上又加緊了一步說：“媽，你不上食堂去吃也行，每天三頓飯，做好了我就給你送回來，然後，我再回食堂照顧大伙吃飯。”

八寸大嬸聽得出來，真要叫迎春這樣做，也太說不下去。她勉強強地說：“上食堂吃飯也行。家里這麼一大攤子活就扔給我嗎？”

迎春笑了。她說：“我怎麼能扔給你呢？不過，咱們家可也沒有多少活，算一算就能算出來。”說到這，迎春故意學着婆婆常愛說的那句老話：“如今，媽，如今咱們都吃食堂，不做飯，不用抱柴挑水，不用推碾拉磨，鍋上灶下，省了很多麻煩。現在，家里還有什麼活呢？小菜園的菜已經到了老秋，沒有啥了，明年管理區要種大塊菜地，咱們家的那塊小菜園種不種都行，針線活，等管理區縫紉廠一成立，大人的，小孩的，要穿

單的能做單，要穿棉的能做棉，用不着操什麼心啦。孩子，過些天往托兒所一送。媽，咱們家還有什麼忙不過來的。”

八寸大孀聽迎春這麼一說，真是理直氣壯，條條是道，她一時回答不出來，但是，心裡越發慌了。她想，照這麼一說，這家還成了個什麼樣子呢？自己可又怎麼辦呢？……

八寸大孀的腦子裡轉念這件事情的時候，迎春插上去對她說：“媽，過幾天，家裡真能這樣一件一件地安排了，我就一心無挂地去搞食堂，把伙食辦得讓人稱心。有空還可以學一學外地辦食堂的經驗。那時，孩子送到托兒所，沒有什麼纏住奶奶了，你也出來給公社做點啥。听志剛說，公社又把他從煉鐵廠調到縣里去學開拖拉機去了。等拖拉機開進村里，公社的農業機械廠再打造一些新式的農具出來，農業上就來個機械化。那時候，晚上回到家裡，說說拖拉機，說說集體食堂，說說這，說說那，越說前途越遠大，越說心裡越亮堂……”

八寸大孀聽了這話一聲沒出，她看了迎春一眼，忽然直起腰板，把半袋煙也剋了，換了腔調說：“迎春哪，媽不是那種落后的人，說千道萬還不是怕你太操勞了。實在願意去，媽也不能硬攔擋，若真干好了，媽的臉上也沾光。”說完，挺不自然地嘿嘿地笑了兩聲。

迎春看婆婆這種情景，也猜透了婆婆的意思。孩子睡了，她一邊放置孩子，心裡一邊忍不住的笑。不管怎麼樣，你总算答應了，這第一步我算戰勝了。看看天色已經很晚了，她臨回自己房裡睡覺的時候，隨便說一句，“媽，看我明早醒過時，你醒的早，招喚我。”

八寸大孀自己把响鑼敲了，覺得招喚她起幾天大早也沒有

哈，就順口答应：“中，你睡去吧！”

三

話分兩头，再說屯里有一个罵大爷夫妇。罵大爷的名字是由旧社会传下来的，因为，那时他家穷的厉害，三天揭不开鍋的情形常常发生。加上，沒儿沒女，所以，他一来了煩躁的脾气，就敲着烟袋鍋子罵。罵上房的地主婆小老婆，罵他的房东涨房租，罵东家給伙計餓飯吃，罵衙門里官官相护、貪脏受賄，欺压百姓，总之，旧社会、反动統治階級讓他罵个遍。他本姓李，叫李万年，可人家給他起名叫李大罵。他仍覺这个名子味道不足，說：“就給我起名叫罵大爷吧！”后来，就叫开罵大爷了。現在人們一提起罵大爷，老一輩子人都还記得，当年叫他把那些混蛋羔子真是罵个痛快！

罵大爷和老伴俩，解放后都参加了劳动，生活也过得滿好。土改时分了两間半草房，去年社里給葑了新草，窗上安了玻璃，老伴眼睛有些不济，罵大爷也上了年紀，社里就給老两口五保戶待遇了。可是老两口子到了晚年，沒儿沒女，生活虽然不錯，然而，也总覺着有点孤单，头疼脑热的社里也照顧不过来。

这次，公社搞敬老院，老郑对迎春說：“迎春哪，我看你抽時間把敬老院的事也照顧一下吧，好則食堂里还有张二嫂，听說罵大爷两口子說，至死不进敬老院。看来，我們得很好的做一些工作呢。”

傍下晌，迎春把食堂里的事安置了一下，就上罵大爷家去

了。

迎春一进屋就笑着說：“大爷、大娘，我来請二位老人家上敬老院啦！人家都去啦。”

邬大爷听了迎春的話，半天沒出声，臉色板得很难看，把小烟袋从兜里掏出来，巴嗒巴嗒抽开悶烟了。

沉了一会，邬大爷眼睛看着新抹的北山墙說：“得啦，迎春，你也少費心，我們也少折騰点，咱們就两方便吧！”

迎春还是笑着說：“大爷，別人我不知道，我还不知道你嗎？搞人民公社，大家都一盆火似地奔社会主义，你能是那种甘心落后的人嗎？”

邬大爷寻思一下說：“这事也都不是三言两語能說好的，慢慢再說吧。”

迎春問：“大爷，莫非你心里还有什么蔣蔣嗎？”

邬大爷說：“我心里有沒有蔣蔣我也說不出来，反正这一陣子我就觉着悶的慌。”

迎春說：“悶的慌，你到敬老院去走走，不就好了嗎？”

邬大爷說：“我就悶在这敬老院上，我上那里去走什么？”說着話，邬大爷就倒下了。迎春想跟邬大娘說兩句話，一看她把臉背到窗戶那面去了，用一块蓝手帕擦她那烂眼睛。

原来，邬大爷听說公社办了敬老院，是有点心要去的。但是，邬大娘不同意，她說：“有人讓咱們上敬老院，你可不兴吐話口啊！这么多年来，好不容易有了这么个整齐的家，你割舍得我割舍不得。再說孙男侄女来串个門，讓他們上哪去住！”邬大娘說这話时，心里还想：听說敬老院里一个小屋一个小屋的，老跑腿子去了好安排，夫妻俩；去了可怎么安排呢？

罵大娘平日跟八寸大孀常在一起唠个闲嗑儿。这一天，罵大娘就去找八寸大孀談这个敬老院的事。八寸太孀正愁着迎春上了食堂，愁着这个家眼看要不象个样子，听罵大娘說起敬老院更勾起她滿腔的心事来。八寸大孀頗有感触的說：“瘦子，我平素不乐意出个道眼夹个乖啥的，这回我給你出个道眼，你干脆待在家里，你的家跟我的家一样，那么容易垒起来的呢！”两个人越說越投緣，八寸大孀还把迎春“只顧外边不顧家”的事也說了。罵大娘說：“当婆婆的就要把当婆婆的威风使出来嘛！”八寸太孀也自觉得在迎春面前沒有她什么威风好使的，可是嘴里还要說：“是啊，我是得有一个婆婆样！”

罵大娘从八寸大孀家回来以后，无缘无故地就跟罵大爷大鬧一場，說：“你要上敬老院你个人去！”又說：“老东西，我知道你不要这个家啦！”把罵大爷弄得稀里糊涂。他的脑子里本来刚刚开始想到敬老院，讓老伴这样一吵鬧，他心中很晦气，就說：“得啦，得啦，我哪也不去！”于是，就倒在炕上吧嗒他的小烟袋。迎春来請他們上敬老院，正是罵大娘从八寸大孀那里回来的第二天。

迎春从罵大爷家走了以后，罵大娘就又去找八寸大孀，把迎春的話一学說，八寸大孀气得大声說：“这还了得，拆了个人的家，还想拆人家的家！瘦子，別容她的劲儿！”罵大娘一看八寸大孀給撐了腰，长了三分主意，說：“这回我可要跟迎春講講道理。”八寸大孀一看罵大娘这股劲儿，心里倒觉着挺高兴，媳妇，这回碰了南墙你回不回头！

正好，罵大娘刚走，迎春就回来了，八寸大孀一見迎春就来气了，她理直气壮地指問迎春：“你凭什么要拆人家的家？”

迎春反問：“拆了誰的家？”